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十六

皇后本紀

孝慈高皇后馬氏宿州閔子鄉人先世點采太保父馬公母鄭媼馬公貧而俠歲儉以女托定遠人郭子興后智而能勤女紅精巽子興夫妻視如己女子興為濠帥奇 高帝收之幕下以后與婚子興男數困帝后左右之嘗懷焦餹腐脣從在軍恐 帝倉卒廹阸之不時庋藏餅餌

糗餌自不宿飽有識記書札委受倉卒未嘗失遺　帝帥師渡江后率諸將士妻妾從完緝衣鞋給士恤至夜分　帝禦陳友諒龍灣后盡發金帛衣服賞士恤語　帝以不殺人為本人心歸即為天命　帝甚善之既即位立為皇后謂侍臣曰昔漢光武勞馮異言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今皇后起布衣與朕同甘苦常從朕軍中倉卒忍飢餓懷糗糒食朕

比豆粥麥飯困尤甚昔唐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搆禍皆盡孝誠謹承諸妯娌消釋嫌疑往鄭氏猜忌朕孤危甚賴后調護曲周而免視長孫皇后尤難家有良妻猶國有良相也朕忍忘之羣朝語后〻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糟糠妾願陛下毋忘貧賤一日　帝念天下窮苦當饋而嘆后起賀曰陛下此心即古人飢溺繇己之心願常存勿忘及克燕輸燕寶

重器于府畢入陳后問　高帝所得元者何
帝曰珍寶后曰元氏有此柰何不能守而失之
豈財貨非寶帝王自有寶邪　帝曰后意謂未
得賢邪后起拜曰陛下言是南京宫闕成　高
祖與后步出乾清宫　帝顧后咲曰胡做亂做
做出如許大事仰視榱題見上有草工繪画深
悔失言意欲除之亟召草工下后以手自擠其
耳草工悟屢召不應遣内侍摘之下詰以不應

故草工曰少患耳聾遂釋不誅居恒常勸帝親賢務學隨事幾諫講求古訓諭告六宮一日集女史清江范孺人等問漢唐以來何后最賢家法何代最正對曰惟宋為盛后命錄其家法賢行誦而聽之或曰未免過仁厚后曰過仁厚不強於刻薄乎后顧問黃老何教也而竇太后好之女史曰清靜無為々本若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是其教矣后曰孝慈即仁義也詎有絕仁

義而孝慈哉又常勸 帝預蓄積以禦水旱曰
堯水湯旱以有備故不害苟無預備民不聊生
矣遇旱蝗輙茹麥飯野蔬助 帝虔誠禱格念
百官、京師者俸有限請於 上常中使周給
之常宴廷臣飲饌非親嘗不進謂 帝曰朝廷
以天禄養賢必豐腆乃當今典大烹者於群臣
皆不旨徵非陛下意乎 帝急召光禄詰責之
帝嘗幸太學還后問國子生幾何 帝曰數千

曰悉有家否曰亦有之后曰人才衆多廪之薄矣妻子不贍不累心耶　帝即命月給有家太學生粮為故事後　帝以重典肅天下后常濟以寬仁每前殿决事有震怒還宮望后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出涕諫曰陛下艱子今已有衆子宜積德毋縱怒枉殺人性命即國祚長久　帝每為追悔吴興民沈萬三家富甚有盆曰聚寳能益財為　帝造都城三之一又為

帝嫚䨇　帝曰匹夫犒天子罪亂民也宜誅后諫曰妄聞法也者所以誅不法也非所以誅不祥民冨敵國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將災之未有不法以犯吏辟陛下何憤　上釋萬三流之滇南㾦其盆城下名門曰聚寳　高祖兄子文正鎮江西驕縱無道　帝誅其左右欲罪之后諫曰文正驕縱然自渡江來克太平破陳埜也先取建康屢戰有功守江西被圍距陳友諒能

堅守三月不下其智勇也況骨肉親侄即有罪
宜宥　帝曰后言是從文正怨望　帝怒欲致
之法又以后力諫而止宋學士濂常授太子經
以註誤寘重辟后聞為素食　帝還宮問故后
曰聞宋先生當刑祈天宥之耳因泣下曰民間
延一塾師訓子弟尚始終不忘宋先生授太子
諸王經甚劬令桒何殺之況宋先生致仕在家
又何與京師事也乃得貸妃嬪宮人被　上寵

有子者厚待之命婦入朝廷接如家人禮尚膳
御前必躬自省視宮人曰典膳有人無煩聖體
后曰婦人事夫不可不謹且吾親視不至使佘
輦受責耳一日羹寒　帝擲羹狼藉后面后燀
再進而為改容　帝怒宮人后亦為同怒執付
宮正　帝稍解問后曰不自責付宮正何也后
曰妾聞明主不以喜怒加刑賞當陛下怒時恐
有輕重付宮正則酌之矣　上曰爾怒何也后

曰妾之同怒所以解陛下怒也嘗語　帝事机
得失本君心邪正天下安危係民情苦樂又曰
法屢更必弊〻則生奸民数擾必困〻則生亂
帝皆命女史書之晚年好讀朱熹小学曰是書
言易曉事易行而人道無不備宜表章之于是
勅親王駙馬太學生咸講習小學性至節儉居
常服澣濯衣裯終又不忍易製衣衾緝餘帛為
巾襪曰天地生物當為天地惜之織工治絲有

荒纇棄遺者亦緝織賜諸王妃公主謂之曰若生長富貴儕詎知蠶桑之不易乎此雖荒纇然在民間即寸縷亦難得不可輕棄也 高祖盛怒有大殺戮后度不能解衣微時所服衣取襖褠置懷中出寘御前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此主昔所嘗食也 高祖每為動容洪武十五年八月后疾 帝寢食不安群臣請取醫禱于山川后謂 帝曰不起命也禱醫何益使醫無効

上必數醫是蓋妄罪也及崩六宮外庭下至閭
巷莫不號慟葬孝陵謚曰孝慈聞之秘傳高后
五子皆娠諸宮人而后竟不誕懿文母李淑妃
成祖母碩妃傳之太常祀典及孝陵泣次確〻
不爽

仁孝文皇后中山王徐達長女少喜讀書一覽
輙不忘洪武九年冊為燕王妃　高皇后深愛
之曰吾孝婦也及　高皇后崩哀毀動左右執

喪三年蔬食如禮毎見手澤未嘗不流涕在燕
邸助 文皇爲憂勤而和厚逮下 文皇入正
大統后正位愈加祗畏靖難兵興后弟增壽有
陰戴建文帝害之 文皇將追封爲后力辭
上曰非以后故后曰此陛下大德顧非妾志弟
子景昌稚無知願賜之師教平居數爲 文皇
言南北戰鬬累年軍民不得休宜有以慰薦之
又言人材難得今在廷之臣皆 太祖所成就

頗陛下勿以新舊為間時　文皇召翰林七臣
倚毗之興朝夕共政后悉召其命婦賜冠服鈔
幣旁慰之后觀女憲女戒諸家約其要義作內
訓二十篇復采儒釋道嘉言善行類編勸善書
示太子諸王而戒之曰積善如登山久必高積
惡如穿坎久必陷又曰為善如夜就旦漸睹天
日為惡如旦就夜漸入幽昏及有病遺命皇太
子夙夜恪勤敬事君父勿以我故哀毀傷君父

心往時㶊父皇靖難吾母子留守京師南兵圍城數四將校士民之妻皆擐甲冑挾矢石登城列陴以死守甚苦及內難平吾正位中宮富貴已極而將校士民之妻恩典闕然吾寢食未嘗敢忘近聞㶊父皇將廵狩北京意得從請加恩今不逮矣㶊謹志之奏聞父皇以終吾志及崩帝慟哭群臣奉慰 上曰皇后仁明賢孝漢馬氏唐長孫之流也雖處宮中一念在民繼今不

聞善言矣因爲后薦大齋於靈谷天禧二寺聽
群臣致祭光祿寺爲具物甲午冊謚曰仁孝皇
后出内訓勸善二書頒賜臣民塟長陵
孝誠昭皇后張氏永城人父彭城侯麒洪武二
十年冊爲燕世子妃世子監國時二王揚播流
言日處危疑后小心恭孝得 文皇心 文皇
嘗内苑曲宴恚監國憒憒而獨念后賢呼之前
指太孫曰媳婦微而與而子憒憒着廢矣異時

家事大難若應承后叩頭謝辠忽退　文皇怪
密偵之則入大庖手湯餅出薦　文皇為感泣
痛飲盡歡乃罷酒自是太子得無恙而國安及
仁宗即位多所翊贊宣德元年尊后為皇太后
宣宗事太后甚謹軍國大事必稟命而行太后
亦時、詢　帝外朝所平決是時海內泰寧
帝入奉內宮出奉遊宴四方貢獻雖瓜菓微物
亦必先上母子間慈孝聞天下三年　帝奉太

后游西苑皇后皇妃侍行　帝掖與登萬歲山奉觴上壽獻詩頌德太后悅酹賜　帝諭以保安天下　帝稽首拜受五斗春奉謁長献二陵如漢明帝故事親橐鞬騎導至河橋下扶輦畿民来道拜瞻感悅陵旁老稚亦山呼迎拜太后顧　上百姓戴君以能安之皇帝宜念　上奉太后過農家召問其老婦生業安否皆踴躍應對質朴如家人太后賜之鈔幣飯飲有進蔬食

酒漿者太后取以嘗時彭城伯昶兄弟從太后召見行宮諭令謹保家族毋得恣肆以招罪愆此時朝廷有法雖吾至戚亦不得而保全之矣汝兄弟其朝夕在意後宣帝崩　英宗嗣位太監王振以伴讀恩入司禮監所爲多不法一日太后御便殿召大臣英國公輔大學士士奇榮溥尚書濙入　英宗西向立榻傍輔等西下立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廷中肅然太后召輔等

前曰卿等皆舊臣輔政今嗣君冲年幸同心一力計安社稷召士奇溥前諭曰先帝監國時念二卿孤忠屢形愁嘆及在位每語及監國時事輙潸然涕下念二卿同憂危言在耳不忘不謂今日得相見也士奇溥伏地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久之后顧　上曰此五臣三朝所簡任貽皇帝皇帝凡有行必啓有斷決必告非五臣所贊決不可行也　英宗稽首受命頃之宣太

監王振伏殿下太后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法今賜汝死於是女官加刃振頸振叩頭稱萬死　英宗跪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帝年幼豈知此輩誤人國家多矣我聽皇帝及諸公卿言姑留此奴然自今更不得令干預國事如再犯即斬勿赦時禁闥肅清諸宮中一切玩好不急之務皆斥不用禁中無差官事必付閣下票擬然後行隔數日太后輒遣中官至閣問連

日幾多事幾多章奏閣臣條對以進太后恭比之或經司禮自斷非閣臣議允者輒召振詰責繇是終太后之世振不敢專大憝伏不得作正統七年十月崩上尊謚孝誠

恭讓章皇后胡氏山東濟寧州人為 宣宗結髮后帝時海內宴安車駕頻事游幸后常秉閑規諷居二年疾無子而孫貴妃有寵宮人有子貴妃子之遂立為皇太子后遂稱疾請閒 宣

宗下詔曰比者皇后胡氏自惟多疾不能奉承
祭養重以無子固懷謙讓表請居閒朕念夫婦
之義屢拒不允而陳辭加懇至再至三已從所
志就閒別宮其稱號服食侍從一如其舊貴妃
孫氏　皇祖太宗選嬪於朕十有餘年德義之
茂冠於後宮寔生長子已立為皇太子群臣咸
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正厥位今冊妃孫氏
為皇后尋賜胡后號為靜慈仙師　宣宗晚年

自悔欲進後后位號恨莫及每自嘆曰此朕幼年事後仁孝皇太后憐后賢仍命入居清寧宮進膳如常儀每燕會居孫皇后右正統初年崩天順中孫太后崩閣臣李賢等議定上胡后尊謚下勅言毋后胡氏遺榮慕道讓位就閒優游百年以及今終朕時冲幼不敢故違尊為靜慈仙師祭塟之儀亦惟是稱皆所以仰成其先志也迄今思之甚悼甚悔其議上皇后尊謚令所

司脩葺陵寢如制

孝恭章皇后孫氏山東鄒平人父忠永城主簿彭城侯張麒妻昭皇后母也故永城人章帝為太孫時　成祖為選婚彭城侯夫人言后於仁宗得入宫方十餘歲　仁宗命昭皇后育之已胡皇后中選為皇太孫妃命后嬪　仁宗即位冊胡皇后為太子妃而亦賜后妃冠服及章帝踐祚冊胡皇后為后后為貴妃寵冠後宫宫

人有子貴妃子之得立為太子是為　英宗皇

帝胡皇后知　上意在貴妃遂稱疾上表遜位

上許之遂冊貴妃為皇后左右　宣宗多所匡

弼及　英宗嗣統上尊號曰皇太后正統中太

監王振横肆嫉祭酒李時勉不附己廉其纖過

荷校文廟前孫太后聞之大驚召帝問祭酒儒

生師表至尊重柰何令囊頭表則地於紀綱謂

何帝謝不知太后大怒曰即不知用若為作皇

帝帝遑遽遣中使偵問乃知振所為也遂得釋

土木之難中朝洶洶患無君太后詔百官太子

冲幼未能理萬幾郕王　宣宗親子又年長可

嗣大統王本他姬子竟立之而社稷以安　英

宗在虜中太后寄貂裘禦寒及在南宮時入省

視太監王誠舒良密議俟太后入以景帝旨即

留之南宮太后不敢復往石亨陰結太監曹吉

祥蔣冕等謀請復辟密白太后許之既復辟石

亨徐有貞等共傾于謙勒之於死后憐謙忠社稷功不賞反致殺身面諭　英宗何為不留謙以保社稷　英宗大悔悟天順中以會昌兄弟得封爵頗不樂者累日曰何功于國家而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千國憲吾不能救之矣六年崩上尊謚孝恭

孝莊睿皇后錢氏燕山右衛人父貴以燕山護衛千户從　成祖北征陞都指揮僉事后以正

統七年冊立孝謹無妬忌　英宗閔后族單微欲侯之后輒遜謝故后外家獨不封　英宗北狩每夜瞻北斗哀號籲天拜祈駕還倦則即地卧未嘗就寢自是一股為瘸不起以哭泣多故一目為失明及迎駕悉宮中所有以佐費駕還居南宮不快意后日夜為慰解保護勤至及復辟太監旻請於皇太后立貴妃　英宗怒立斥之先是孫太后子　英宗無敢言者太后崩后

具言之并為胡廢后白枉　上莫知毋宮人為誰竟已而後胡廢后為故后景皇后以郕王妃居宮中后禮爲如妯娌　英宗臨崩念周貴妃有子后無子恐千秋萬歲後不得同穴特命大學士李賢曰錢皇后千秋萬歲後當與我合葬賢退而書之閣中　憲宗即位欲上兩宮徽號周貴妃不欲后並稱曰豈有無子爲皇帝稱太后者　上使太監夏時下外廷議以彰時議得

兩宮並尊而更於太后上加慈懿二字成化四年太后崩因太后又不欲后合塟　上使䕫時懷恩召大臣議又以彭時姚䕫上䟽力爭率百官號伏文華門外得旨合塟裕陵還主祔廟遂上尊諡曰孝莊睿皇后

景皇后汪氏　英宗冊為郕王妃性稟真純恪脩女行孫太后雅重之郕王自監國進即位是為景皇帝立后為后后侍　帝持禮無狥詢犯

京師后下懿旨掩骼埋胔后無子有二女次妃杭氏生子見濟景帝欲廢英宗太子立爲后泣諫以爲不可　帝竟廢太子爲沂王立見濟而杭氏爲皇后以后諫故幽之宮中　英宗復辟景帝崩后仍稱王妃欲使殉葬李賢曰妃雖立爲后尋見幽抑其兩女無依尤可矜閔　上曰朕謂無所置之初不計其母子卿言良是而憲宗時爲太子雅知妃不欲廢立意所以事之益

恭得出侍衣食用度賜予有加憲宗又從中護
持之悉得挾貲屬外二女育宫如故其一女長
誓不適人憲宗強之下嫁駙馬王堅后賢且壽
周太后與相得甚懽歲時召入叙家人禮正德
元年薨廷臣疑瘞祭王鏊曰瘞以妃祭以后遂
合瘞二年上尊謚曰貞惠安和景皇后杭后以
景泰之七年薨先祔廟　英宗復辟改封號遷
別室而　景帝母曰吴太后者亦以復辟之年

仍為貴妃

孝穆太后紀氏　憲宗妃　孝宗母也賀人本蠻土官女成化中大征蠻太后在俘中久之中選宮人受女史警敏通文守內藏時萬貴妃有寵而妬他姬幸上者皆治使墮妊即妊亦被其害傷柏賢妃所生悼恭太子亦為貴妃夭之上嘗行內藏紀太后應對稱　上意　上悅之就藏幸太后萬貴妃知而恚甚居數月且治之

婢謬報曰病瘩于是萬貴妃譖太后　上前謫
居安樂堂亡何　孝宗生太后使門監張敏溺
爲敏驚曰今　上未子雖不敢即使　上知顧
柰何棄之稍哺餌粉能秘之別舍此時惟　憲
宗廢后吳氏知之亦時時哺養至成化十一年
六歲矣尚不敢剪其胎髮萬貴妃不知也莫敢
言　上上手居數嘆未有太子中外亦憂萬貴
妃者一日在宮中安能使諸妃子也他日　上

召張敏擳照鑑嘆曰冉冉矣而未子敏伏地曰
死罪萬歲有子也　上吒安得有敏伏地叩頭
曰有顧萬歲當爲子主若臣敢出以見　上曰
老奴無傷也何以生領我視之敏復伏地言狀
憲宗召見之　孝宗髮被地走入　上懷幸
上衣游戲捋　上鬚　憲宗顧視曰我子也類
我會其年五月乾清宮災外廷憂　上無繼嗣
上乃使司禮監懷恩出謂大學士商輅等曰

主上有子六歲莫之知因具道故群臣聞之大喜即請為　孝宗名擬　上不中　上自名之于是　上移居紀后永壽宫數召后飲酒甚懽萬貴妃日夜泣怨也曰群小亡狀不使我知其六月候　上召紀后飲置毒酒中后暴薨　上悲悼之意貴妃而不明言賜謚恭恪莊僖淑妃張敏惧亦吞金死　孝宗竟立為太子即皇帝位以其年追封后皇太后謚孝穆遷葬茂陵主

祀奉慈殿時萬貴妃久死中外讙譁指切妃家監察御史曹璘請告貴妃罪先帝遷其塋削其諡號魚臺縣丞徐頊亦請逮治當時診視諸醫萬氏眷屬曾出入宮禁者究問所以暴薨狀僉謂株連大獄非所以安 先帝已之而特遣太監蔡用之賀求紀家得繼父貴祖旺兄弟二人以聞 上既悲傷念太后聞得其家兄弟大喜詔名父貴為貴授錦衣指揮同知祖旺為旺授

指揮僉事賜予第宅金帛莊田奴婢不可勝計
追贈太后父為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媪為夫人
其曾祖祖父亦如之遣修太后先塋之在賀者
置守墳戶復其家先是太后在宮中常自語世
賀縣姓紀親族幼不能知也太監郭鏞陸愷皆
聞之愷亦廣西人故姓李變中紀李同音至自
妄自稱太后兄求鎮守兩廣太監恒着為訪其
叔福與兄僧來福等皆已死愷姊婿韋父成因

出冒之有司皆待父成戚畹名所居里曰迎恩貴旺者亦故姓李輙曰常猶冒爲況我寔姓李因詐爲宗系上有司有司莫辨也用既與偕来二人縣冨貴父成輙生心詣闕爭辯 上命郭鏞聽之鏞亦謬逐父成婦 上既使ゝ者修治賀先塋鑾人凡姓李者皆自稱太后家數見使者使者還訴貴旺不還 上優遣給事中孫珪御史滕祐間行連賀諸處珪祐微服入徭僮中

緊得其偽婦奏 上謫罰鏞等有差戍賁旺邊
海 上数念求太后家竟不得其要領弘治三
年八月禮部尚書耿裕奏曰臣伏見 陛下追
念皇太后深渭陽之思重力微親書力微無曾家之戚
使者冠蓋結軼道路訪求宗支見似而喜薄誅
其厚誣者 上聖之隆恩昊天之極感也粤西
昔當大征之後兵發飢荒人民奔竄歲月悠遠
蹤跡難明 陛下求之益勤恐天下鑿空以應

政西角門朝兩宮則具如常服百官三日臨喪服十二日閣臣張璁以為不可請仍二十七日制第稍殺之以別其大喪　上可其奏謚悼靈改謚孝潔以其早別塋之天壽山襖兒峪萬歲後母同穴也及　帝崩　穆宗即位下禮官議以后為元配合遷奉襖兒峪梓宮合塋永陵主祔太廟制曰可

孝烈皇后方氏　肅皇帝第二后也　帝即位

且十年未有太子張璁言古者天子立后並建六宮三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所以廣嗣也臣願　陛下乘茲昂盛博求淑女為亂祥計　帝從之其明年后與鄭氏王氏閻氏常氏沈氏盧氏沈氏杜氏並冊為九嬪冠九翟冠大彩鞠衣圭用次玉穀文冊黃金塗視皇后殺五分之一至期　帝袞冕告太廟還服皮弁御華蓋殿傳制遣勳戚文武大臣行冊禮既冊從皇

后朝內朝禮成百官稱賀　帝庋弁受見蓋創

禮也后端慎不怠甚稱　帝意張后廢　上屬

后舉示夏言〻對曰臣請為　陛下賀天〻圓

而地方者也　上喜遂以其年立為皇后進封

僖嬪沈氏為宸妃麗嬪閻氏為麗妃副之故事

立后謁內廟而已　帝以天子立三宮所以共

承宗廟禮經有廟見之文下翰林禮部議〻如

旨正月壬子　帝御奉天殿遣太傅武定侯勛

為正使少傅孚敬為副使持節冊立為皇后
帝率謁告太世二廟乙卯頒詔天下丁巳受命
婦朝賀於未央宮　帝之薦高皇帝后尊號也
后捧高后主亞獻睿皇后升祔忌辰　帝率后
與諸妃親之睿皇后既祥以后奉几筵恭將進
封其父都督方銳安平伯　帝待宮人下急宮
人怒謀弒逆二十一年十月　帝之所幸曹妃
及寧嬪王氏侍寢、懿宮婢楊金英張金蓮等

十餘人以組縊　帝項釵股剌其囊組誤為死結不殊金英恐走告后后馳至解　帝組　帝乃蘇趣捕金英訊之辭首王寧嬪曰曹妃雖不與亦知謀是時　帝病悸不能語后以　帝命收曹妃及金英等十餘人磔于市并收斬其族屬　帝念曰曹妃我所愛豈宜生此心冤之銜妄言為　上德后之救之從進封父銳為侯久之　上念曹妃終疑后二十六年冬十一月宮

中火中宮請救后　上不應后遂崩　上諭禮
部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翼相終始不意
遽逝痛切朕情其葬亦元后禮先祔享太廟禮
部尚書徐階力爭以孝潔皇后例請不宜祔太
廟　帝不從　帝以后救寢榻之變亦念后先
壓于孝潔又以睿考入太廟非臣子公論恐千
秋萬歲後所祧主或非　仁宗而在睿考故欲
后先祔群臣之意亦不在不欲　帝自祼廟者

以孝潔元配不祔故未敢遽祔后　穆宗即位

上尊謚孝烈用禮官言奉后主弘孝殿

孝安莊皇后陳氏大名人李皇后以太子妃薨

冊后繼之　穆宗即位冊為后：莊敬有聖德

帝所幸無度后每正言沮之遂不悅屏居別宮

者數年后疾左右無侍者外廷以為憂既疾甚

試御史詹仰庇上疏曰天子有后猶天有地分

陰陽之理建天下之極者也皇后　先帝所冊

立以配 陛下以位中宮 陛下宜遵 先帝
之命篤宮闈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四方家人
之則切聞皇后舉止端莊久拂聖意而去歲車
駕謁陵皇后隨輦朝野欣慶群疑消釋近聞久
離坤寧置之別宮寢食起居左右無侍以致抑
鬱成疾 陛下畧無眷顧中外憂懸萬一不起
如聖德何 上曰后無子多病近移居別宮冀
稍安適或可暢意爾不曉內廷事乃妄言浚

帝疾劇忽思后言乃召還宮歡好月餘后復規正如初　帝頗嘉納然已無及矣駕未崩先一日后亟名三輔臣高拱張居正高儀垂簾語之曰　上多不能起太子少所賴三先生秉公輔政凡事無欺蔽也三臣涕泣拜命而出　神宗即位上謚仁聖皇太后、以貞靜慈儉化訓宮掖數戒飭外家秉禮守度以保終始萬曆二十四年七月崩上尊謚孝安

愼嬪魏氏魏縣人事　神宗有寵萬曆三十四年元夕御宴愼嬪侍飮君民同樂意勸　上停礦稅而訶鄭貴妃爲妹妲忤旨幽之七日暴卒魏氏有女德好直諫與孝靖相結素爲鄭妃所忌　光宗七歲時有水阨魏氏力救得無恙鄭妃恨之屢遭排斥及譴死頗著靈異　上嘗念之卹最厚魏家人載其事傳之

石匱書曰高皇后貌同齊威后而智亦如之然

其一念好生之仁永巷脫簪有裨聖德 太祖
自擬漢高其於娥姁睢雉相去不天壤哉 太
祖敬禮糟糠死不立后雖報之獨厚然求其聖
瑞母儀足繼我高后者蓋亦難乎其人矣嗣後
孝誠孝莊代有聖德揔不及孝慈高渓但得其
毫髮亦足以光彼彤管嗚呼盛矣

石匱書卷第十七

太子本紀

懿文太子標　高帝長子也母曰李淑妃高皇后娠為己子　帝初下姑孰名郡曰太平而太子生報至　高帝喜鐫其山曰到此山者不患無嗣稍長　帝使宋濂傳之年十四　帝即位立為皇太子以廷臣兼宮僚不別置東宮官以明父子一體君臣一心乃以左丞相善長兼太

子少師右丞相達兼太子少傳中書平章錄軍
國重事遇春兼太子少保廷臣皆兼官有差作
大本堂收揷圖籍番直儒秀其中有政則太子
與群臣先決乃以上聞而諭之曰造君多虞承
君多爽造和之君身同於艱同艱則思思則虞
承業之君身生於安生安則墮墮則爽惟仁不
暴惟明不惑惟勞不佚惟斷不牽惟怠用爽小
子最哉　帝威嚴神武極教盡刑太子慈仁懿

勤慨然思寬通平易之政　帝嘗錄囚命御史
袁凱送太子覆審太子遞減之　帝問凱朕與
太子孰是凱頓首曰　陛下欲殺法之正也太
子遞減心之慈也宋濂之孫愼坐通胡惟庸
帝命即家誅濂太子泣曰臣顓蒙無他傅惟
陛下裁哀矜濂死　帝怒曰待爾為天子而矜
之太子懼溺於汪閣出爲　帝爲太子赦濂而
喜且怒曰痴兒子殺人何與汝也因令出太子

濡衣履者擢三級解衣者皆坐　帝微時嘗被
追高皇后拖　帝逃及貴以是圖授太子令佩
之一日　帝大刑人太子諫　帝默然良久翌
日遺棘材地上命太子持太子有難色　上曰
爾尚難持其復能琢治令所誅除皆天下險人
奸徒琢治燕爾福莫大焉余懼尔之弗能持也
太子頓首曰臣聞堯舜之世不雕自疏不鏤自
完臣願　陛下存其樸也　上怒投之以机不

中太子走逐之圖墮　上發視慟哭而罷久之
使視陝可都否太子圖陝歸報仍使吏部尚書
詹徽佐太子録囚太子藏如前徽輙重附而先
入奏至太子奏　帝々曰徽所執是法也太子
又頓首曰臣聞立國之道仁厚為本法者附也
非所以附　帝怒曰孺子欲遂君耶而教我太
子坐病悖甍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也戊寅
臣民入哭慰　上亦哭曰朕老矣太子亡祔埜

太子鐘山東謚曰懿文立世子允炆為太孫太
孫即位追尊太子曰孝康皇帝廟號興宗靖難
後仍稱懿文太子始　高帝將即位之歲夢如
微時游舍南見西北群鳥如燕摩天而下其數
莫量須臾少近突出一鶴徐翅東南忽不知在
惟有青諸浮空数行少頃天上有一木為朱臺
稜角四周欄檻皆繫朱黃繩臺忽轉西以左南
向見列坐幞頭抹頞者數人又臺旋北向以後

向南見中立三尊其中尊美貌脩髯人世罕見
略少回顧　帝仍往西北有頃逢數道士以真
人絳衣授　帝莫衣裹五綵　帝服衣忽然冠
屨俱備倘有道士授　帝劍鞘劍皆如牙齒
帝轉行東南途逢皂衣者來禿袖露背及兩肱
朕首頂兩耳竅怒目西北往　帝再東南行過
一小川〻南山北有房東西約十餘間見懿文
太子青衣而立占者曰燕者燕也其數莫量燕

軍士也鶴者燕之王突出燕王出也美貌脩髯燕王相也燕王蓋微時所生西北竟都燕也東南、都也衣禿袖露首若肱朕失所歸也鼉者釜也釜者父也頂一鼉建文承太子也怒目西北往憤也懿文太子青衣立川南川北房其所祀陵廢為園也

石匱書曰自古創業之君俱不利其長子夏啟以後曾無一人得遡其數而吾懿文太子適當

其阨則勿謂帝王君相能自造命者矣懿文仁
弱確守　高祖家法而力行之其亦不失爲漢
之孝惠而讓讓㒷恬無難可靖　成祖領師出
何名哉

建文太子文奎洪武二十九年十月晦生　高
帝曰十月晦月日皆終不喜三十一年讓皇帝
即位立爲皇太子靖難兵入京年七歲矣莫知
所終建文少子文圭建文三年生〻二歲建文

君遜位琦難後號爲建庶人者是也幽中都廣安宮　英宗復辟憐庶人無罪久繫禁請于太后出之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與閽者二十人婢妾十餘人給使令遣閹牛玉入禁諭庶人庶人伏地頓首謝且喜且悲庶人入禁時纔二歲至年五十七始出不辨外物見牛馬輒驚悸世傳　成祖入宮時建文有幼子若媪教之幸　成祖衣哭跪前求食曰孩兒餓矣餓

殺狹兒矣　成祖亦哭曰汝生帝王家寧有餓死理命善撫之不知此建文第幾子抑即太子少子也或曰韓友哭者　成祖育之宮中未知所終

石匱書曰異姓征誅南巢放弒其子孫猶降三恪待以不臣古人斟酌忠厚所以大服于天下也今乃一門之內自極兵威覆巢之下不留完卵懿文則亦已矣共何面目見　太祖于地下

哉

哀沖太子載基　肅皇帝長子也母曰閻麗嬪

上即位十二年始得之既越月當名諭禮部尚

書夏言曰皇子命名有勅諭故事也夫名尚不

省賜之勅虛文矣朕欲待其知事乃教識之入

禮曰父命名朕欲先告祖考爲夏言對臣讀内

則葛姆先相曰毋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

曰欽有帥父執子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

成此夫婦相對語非命子詞　陛下曰不降勅
甚善請擬定告廟命名制以備一代典禮　上
曰是其儀上先日告太廟寢殿具日保姆抱皇
子於寢宮擇內夫人敬慎者使剪髮留角　上
皮弁御乾清宮皇后率麗嬪具服見行四拜禮
畢皇后侍立東向麗嬪後保姆抱皇子出寢西
至殿內授后內贊奏曰皇后率麗嬪閻氏敢用
吉日祇見皇子　上降座命制詞遂執皇子之

右手而賜之名皇后敬對畢左還授皇子於保姆皇后率麗嬪再四拜次日 上御奉天門以皇子名勅禮部宗人府籍玉牒 上如言儀越月皇子薨敕曰朕荷天眷予丈夫子雖即云亡然嘗告之皇天皇祖詔示中外將冊命之矣詎傷聖母之心湲汐朕懷之悼其謚之曰哀冲太子

莊敬太子載壡 肅皇帝第二子也以嘉靖十

五年生母曰王昭嬪娠時嬪夢神人星冠羽衣
衣之嬰兒遂生太子既三日　上祭告南郊及
奉先崇先二殿遂祭北郊諸壇南北郊皆加牛
一頒詔朝鮮安南二國蓋創禮也既四歲為嘉
靖十八年其春　上將視顯陵立為皇太子使
監國并封二子為裕王三子為景王同日受冊
寶故事冊立皇太子於文華殿諸王奉大門東
廂而已是歲禮官議禮擬二王同受冊於文華

殿頃之中宮誤送至太子冊寶裕王宮中而裕
王冊寶乃在太子所太子雖立幼未見羣臣也
上自顯陵還疾良久其明年　上以方士段朝用
言將令太子監國而退行修攝之方諸大臣固
爭太僕卿劉最以諫死其冬春坊贊善羅洪先
司諫唐順之司經局校書趙時春請以明歲朝
賀見太子於群臣　上怒曰朕父不朝病耳洪
先等遂歸誠儲貳有死君父心其皆革職為民

其明年御史楊爵上書極言朝政　上優大怒
吾其傳也爵坐繫獄二十三年　上又以久病
欲傳位其冬禮部尚書案請　上以獻歲御朝
上優恚曰爾等謂吾病矣即此新序傳位太子
于是群臣莫敢請上朝者然太子罷弱不任耳
十四而冠冠二日薨太子生而靈靜不悅紛華
上方好神仙以其動有仙氣異之既疾倏忽北
面拜見出矣其薨之　上痛甚諭群臣曰太子

疾弱生母保姆告我數矣比厚啖呂時中輩誹謗朕貽謂朕不早朝又不教習太子朕定天明命承大道運豈使小物欺哭又累太子年十四或可出閣講學故先冠太子如故事豈期超凡長往嗟令失之矣紙上唐誕之物能療之乎仰思當日聖母愛之甚至未久捨我益彰朕不孝耳禮官議喪禮上及百官朞　上謂天子絕朞令百官齊衰哭臨冊謚曰莊敬工部尚書顧可

學言皇太子冠其日風壞泰折坊二日逝泰與
太同未婚而死曰折爾雅曰方澤泰折祭地也
請易折以折不聽
己遺書曰自古慎忌之主即父子亦所不免長
太宗問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此情語也
肅皇帝之二子哀沖蚤殤無問矣莊敬甫冠而
羅洪先等一請朝見遂疑其帰誠儲貳才宗
世宗所見其有二邪嗣後裕景二王終不得立

而致煩廷諍多年諂臣蓋不諒　世宗肝膈而徒事嘵嘵則亦奚益哉

懷獻太子見濟　景帝長子也母曰杭妃　景帝以郕王居攝已為真既三年懷獻八歲矣意欲立為太子　太上太子在不敢明言太監王誠舒良為　帝謀請先賜大臣金于是大學士陳循高穀人賜金百學士江淵王一寧蕭鎡商輅人賜金五十然亦未敢發頃之廣西都指揮

黄竑上疏曰　太祖百戰艱難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上皇輕身禦鹵文武將吏十喪八九駕陷鹵廷冦至都門幾喪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歸今且踰二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皇上即循遜讓之美復全天敘之倫恐事機叵測反覆靡常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近日仰觀天象太白逆行入太微垣與諸災變皆可畏惕願早留意萬一

羽翼長養勢權轉移委愛子于他人寄空名于大寶階除之下變為寇讐肘腋之間自相殘戮此時悔之晚矣已與親信文武大臣審定之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蹤入　景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會議禮部尚書胡濙侍郎薛琦鄒幹集文武群臣廷議衆相顧莫敢發遲疑久之司禮太監興安厲聲曰公等謂此事不可即勿署名無得持首鼠兩端群臣

皆唯唯署議於是文臣淡等武臣魏國徐承宗
等上言黄竑奏是詔曰卿等所引皆古義近者
耆舊内臣亦来勸導與卿奏同朕不敢專上請
皇母皇太后太后曰予老矣但願宗社久安天
下太平人心如此萬不可拂朕敬承慈命禮部
具儀擇日以聞即日爾置東宮官五月甲午立
見濟為皇太子廢汪皇后立見濟母杭妃為皇
后改封太上皇帝皇太子為沂王大赦天下先

是一日陳儀伏奉天門有男子執赤梃直入擊
香亭奮呼先打東方甲乙木諸內使急縛男子
詔付錦衣獄瘐死乙未以東宮令大賞文武官
吏軍士丙申禮部言太子冲年百官朝朔望癸
丑以立太子故賞諸親王公主乙卯賞邊鎮文
武內外群臣　帝既先賜諸大臣金至是復多
置東宮官屬諸臣皆兼東宮官支兩俸以慰悅
其心黃玹者思明土官知府琱庶兄也琱以嫡

為土官知府而玹以捍禦功為都指揮琱有二子鈞庶而長鉞嫡而少琱老請鈞代鉞怨玹時方以都指揮守備潯州兵威甚振欲殺鈞并奪鉞而襲之計授鉞聚兵五千夜馳入府襲殺琱支解鈞覆瘞之詐言盜入府明日鉞入城舉哀請玹為捕盜玹即發鉞罪若為琱伸理者巡撫侍郎李棠使參政曾翬副使劉仁宅往治玹陰持金多遺翬仁宅外挾兵勢相抗撓仁宅陽許之

留單於潯與約去至南寧玹二子逕仁宅伏甲縛之亦誘執玹於潯關於朝語械繫廣西獄玹懼乃請立儲以悅 帝懷獻既立 帝赦玹進為都督使人摭仁宅陷以他事而棠坐致仕始玹疏至時中朝皆曰玹遠裔何知必有受賂而慫之者以疑江淵而 景帝下詔書天下吏部尚書何文淵為發端語曰天降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常自喜而誦之 太上復辟王

誠舒良皆伏誅陳循江淵發戍鐵嶺衛商輅等廷杖除名為民王直高穀皆致仕文淵以先致仕虞禍咽金死而竑亦仰藥自盡　上命發竑棺鞭其屍竑子政皆誅始署議時諸臣盡唯〻惟王竑與給事中林聰頗有違心然竟不敢言及太子既立復大賞金直持金歸扣案頓足曰此何等大事出蠻商口吾輩不能諍愧死矣直歸年八十餘夫妻諧老村攜阡陌間課督耕種

子孫更迭上壽天乂兩門外江漲直與老妻蹐
門望之曰當時有欲引吾入閣者西揚抑吾令
吾得志令且有鐵嶺之行得蹐門望漲耶成化
初修英廟寔録史舘欲書江淵為玹作疏史官
兵濬曰此殊易辨若出江公手則必用京師奏
本紙若用廣西土產紙則玹自為之也取視則
廣西紙淵乃得免於物議懷獻太子以立之明
年甍追謚英宗復辟降稱世子

石匱書曰景帝以天下為千秊不拔之基立太子易沂王自二世三世以至萬〻世莫非不善也亦詎料天之遽斬其嗣哉使懷獻蚤死而不易沂王政得策之上即懷獻蚤死而復立沂王亦不必為策之中而鼎湖龍馭傳位德昭不亦千百一主哉而曹石馳〻亦何所礪其齒牙耶